
FENG

L I N G

風 鈴

玄 小 佛 著 (台 灣)



台聲出版社

风 铃

(台湾) 玄小佛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台声出版社

1989·北京

风铃

(台湾)玄小佛著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7印张 150千字 1989年5月第一版

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~60000册

ISBN 7-80062-000-X/I·122 定价：2.60元

找到信封上的地址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间贫民区那种给人廉价感的木板房，拿下抹额头汗珠的手，宋小纯轻轻地在油漆脱落大半的木板门上敲了两下。门依旧死闭着，一点开的迹象都没有，才缓和下来的心，重新又感到恐慌起来：这地址不对吗？

宋小纯怀疑刚才那两下用的力量太小了，否则，就算找错了地方，也该有人出来开门。放下充满希望的手，一个带着不耐烦口气的女人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小吴是不是？敲得那么用力干嘛，怕这破房子倒不了呀，轻点会——”开门的脸惊愣了，站在门外的竟是宋小纯。李桂芝不耐烦的脸变成了讶异：“三毛？会是你？怎么可能？我以为小吴买菜回来了呢？还没放寒假，怎么有时间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。”

八小时路途的疲倦，八小时心绪的恐慌被李桂芝热烈的

态度消除了，拿起门口外奶黄色的小皮箱，宋小纯像大冷天得到一盆烧红的木炭，所有的寒意全没了。

“我可能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，我晓家了。”

“晓家？”眼睛从宋小纯没有半点开玩笑的脸上移到奶黄小皮箱，李桂芝一秒钟前的狂喜全停住了：“没跟你妈讲？你妈一点都不知道？”

“讲了还叫什么晓家。芝麻，我找到工作就走。”从李桂芝突然刹住的笑容里，宋小纯敏感地加上原不是见面就想讲的话，也许自己敏感了，但宋小纯懒得去想对或错了。

“什么话嘛，别看不顺眼这破房子就好了。”

上下左右不大用心地看了一遍，宋小纯明白，李桂芝所谓一根火柴烧得精光，也就是现在站的地方了。视线拉到李桂芝身上，呈半圆形的肚子让宋小纯有说不出的感觉，半年前还跟自己坐在教室骂老师的坏学生，现在居然挺个肚子，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宋小纯觉得整个脸从颈后烧热了起来。

“这种破房子，一个月还两百八呢，啧！什么鬼房子，算了，算了，不谈这种心脏都会气炸的事。谈你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想到晓家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以为是小吴买菜回来了。上封信你讲愈说愈蹩脚，打算改变个生活方式，就是晓家呀？什么事严重到想晓家嘛？”

“再半年就考，铁准是送报名费。还以为她这女儿有什么天大的本事呢，回到家，胃里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就拉大嗓门叫：吃了饭就回房看书，考不上学校就跳淡水河好了。上个礼拜二溜出去看电影，眼镜张记不记得？”

“忠班的那个张光伟？你理他啦？不是说不理带眼镜的吗？”那靠在椅背的身子全身起伏地笑着，一点没孕妇那种成

熟与静态。过了半年发霉的家庭主妇生活，再和老同学一起谈还未淡忘的过去，情绪就无缘无故地兴奋。

“被你妈看到？”李桂芝的心抽凉了一下，宋小纯那个四季扳着脸的妈妈，观念保守在所有妈妈堆里是数第一个，连颜色花点的衣服都不准穿，和男孩子看电影，那是天塌了都没这么严重：“还得了，那眼镜张多窘，你妈是当面骂了他一顿？”

“光是骂他一顿也没什么，居然在眼镜张面前叫我把阿丁借我的半高跟脱掉，我没脱，她叫了三次，我三次把脸朝天理都不理。”

“你妈就看着你这样？”

“她还打了我一个耳光。”

“眼镜张呢？就傻傻地站着呀，你妈没叫他走，当着他面打你耳光？”

“没！”宋小纯几乎是在发泄地把“没”字叫得又长又高：“在学校谁不认识我，从高一到高三，谁不知道高三孝班的宋小纯，眼镜张活生生地看着我被妈打了耳光，就算男孩比较少不多嘴，可是起码他一个人是看到我当时的窘像了。偏偏几个男孩子里，把我看得最神气、最骄傲的就是他，换陈世杰或金凯文或者其他的谁都没这么窘，你知道么，在眼镜张面前，我连走路都要故意抬头挺胸，抬得还特别高。第二天我没去上课，把我杀了，我也没有脸到学校去。”

“你妈肯？”想到宋小纯妈妈的专制，李桂芝忍不住要问：“你妈肯让你不去学校？”

“芝麻，你以为我不到学校还要跟她讲？哼，算了。”强烈的不满由鼻孔中吼出来，宋小纯再没比这一刻更赞赏自己

晓家的行动：“每天看早场的电影，看完了，吃碗阳春面，然后到咖啡屋泡冷气，睡午觉，时间到了回家，逍遥透了，反正是考不上联考。”

“学校不记旷课？”

“问题就在这嘛，我叫阿丁帮我请事假三天，然后，由郭淑青的爸爸开一张医生证明续三天病假，这一个礼拜过了，眼镜张也大概把当时的窘像忘了大半，偏偏那个新教官就这么不通人情，三天过了，阿丁送去事假单，嘿！他来个非本人亲自请假，一概不准。”

“阿丁难道没通知你自己去请？”

“她能来通知我呀？到我家，还是写信？信我妈是一律拆的，到我家搞不好消息漏了……”

“结果旷课通知寄来了？”李桂芝百分之百的猜着，对旷课通知的单子实在是太熟悉了。

“没这么美，我第四天到学校等阿丁她们，阿丁先大骂我第三天干嘛不来，又告诉我，北极鹅这两天要到我家。”

“什么？到你家？那不是跟你妈碰头？三毛，我真不敢想像北极鹅把你逃课的事跟你妈妈讲出来，你要怎么办，喔！天呀！”昂起脑袋，李桂芝边叫边拍着额头：“北极鹅爱管闲事的毛病怎么改不了，我走的时候不是说高三要换导师？没换哪？”

“换个鬼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要是北极鹅真到我家，那我完定了，回家以后想了一晚，最后决定逃家（时下年轻孩子逃家谓之‘逃家’），反正也考不上大学，那张文凭我也不要了。”双臂交叉环抱着，从一上火车就很后悔怎么轻易扔掉熬了两年半的文凭，说是说得挺不在乎，事实心里在乎透了：“那一晚，我眼皮都没阖过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偷我妈存摺领了两千块。”

“怎么不多领点呢？”小吴工作砸了，对钞票，李桂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，动不动敏感得过份：“要我，就提它一半。”

“我妈就靠那笔钱活，拿光了她吃什么？反正我要找工作的，以后工作收入好的话，我打算存起来，一面晚上我上补习班，到时候考个大学再回家给我妈看看。”

“三毛。”李桂芝心腔一股难过，难过什么？却一点头绪也没：“我好像——，好像不止十八岁，你有没有发现。我讲话的口气和动作像二十八岁的女人？小吴前两个月就没工作了，我们天天吵架，原因只是钞票。今天连菜钱都没有，一大早就去找一个叫雷德的想办法了，想了就气，干嘛结婚，不然跟你一快蹊家也比莫名其妙就要做妈妈好一点。”

“芝麻，你是说，你不爱小吴？”除了李桂芝寄来的合照，宋小纯一次也没看到李桂芝喊的小吴。像片上她温温柔柔靠在小吴旁边，大家都说芝麻被像片里的男孩征服了，可是现在眼睛所看见的，几乎和照像完全不同：“我们都以为你爱他，而且你信上也说，你过得还不错。”

“你可以看得见嘛！两把破沙发，一张破桌子，这就是客厅，里面漂亮的弹簧床算是最体面的家具了，那是雷德和刘时恒合送的。没有这两个朋友，我不知道结婚那天小吴让我睡哪儿？”

“你说小吴二十八岁哪？不过我们大家都觉得没那么老。”原来小吴这么没出息，芝麻干嘛结婚？而且看样子信上说的幸福是“盖”的，宋小纯实在忍不住要问下去：“芝麻，你是结完婚才发现不爱他是不？嫌他太老？还是太穷？我记得你以前说要嫁一百八十公分以上，每个月一万块收入的。”

“那是做梦，我劝你早醒醒，小吴他呀！哼！一百块都没，而且——”已写了一百七十八，现在当三毛的面给自己拆穿谎言，真是窘得恨不得三毛没晓到自己这个破窝：“老实告诉你——三毛，小吴只有一百七十二，比我高四公分而已，那张像片我是坐，他站着。”

一百块收入也没有，只有一百七十二公分，又那么老，天呀！李桂芝发了什么梦，居然把自己随便嫁给这种条件不合格的男人：“因为他太矮，太老，一百块也没，所以你发现不值得去爱？”

“一百七十二跟我在一起是有点矮，二十八岁我觉得不算老，以后你结婚就知道。就是丢了工作又不找我才火。”

“我觉得这没什么，房子再租小一点，穷的时候他节食，小宝宝生出以后，你也可以节食，我倒是觉得一百七十一——”

“你现在不懂，矮呀老啦都不重要，没钱就什么都不好过，我现在不敢想二万块，有一千块也好了。”

“芝麻。”从二万块退而求其次，居然一千块也行，宋小纯晓得李桂芝现在穷的程度了，那些信上说的，每天躺在床上看小说吃牛肉干是骗人的，为什么要骗人？也许跟挨耳光后怕见眼镜张是一样。拉开乳黄皮箱的外层拉链，宋小纯从两千块里拿出一半，塞进李桂芝手里：“这一半给你，我自己留一半，等我找到工作，小吴就是没赚钱，我们两个也够用的。”

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李桂芝想拿条被子把自己盖住，这个高中最要好的同学，从她一进门自己表现得并不热情，看到自己穷困的破房子也丝毫没有拆穿和嘲笑，握着那叠钞票，李桂芝激动得想哭；三毛干嘛这么好，难怪，每次作弊或记

过，全班都一个劲地给她小抄，一个劲地去向那教官求情，那时候，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怎么从前不觉得她的好是因为善良，也许善良这名词应该落在一个静静的、乖乖的，说话文文雅雅，像苏淑贤那种学期得奖学金的。李桂芝很羞惭地看了宋小纯一眼，充满感激的一眼。

“那——我就先用了，等小吴找到了工作再还你。”

“唉呀！芝麻，什么意思嘛！”芝麻居然讲还，宋小纯觉得陌生透了，从前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分，换了一个地方，好像变了：“我觉得好陌生，我们从前都没有说过这个字，干嘛结婚就变陌生了。”

门被推开了，李桂芝还没有回答，三个有说有笑的男人就出现在眼前，三个中比较矮的，拿着一瓶酒，先对李桂芝晃晃酒瓶，才发现旁边站了梳着短短赫本式学生头的宋小纯：

“来朋友啦？桂芝。”

“雷大哥，刘时恒是你们哪！小吴，菜买了没有？”从椅背里缓缓地立起身子，李桂芝把笑容从两个男人脸上移开，用眼瞪了瞪握酒瓶的小吴：“来，三毛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最高的就是我才说的雷德，他比小吴大一岁，因为沾了高个子的光，我和刘时恒的太太都叫他雷大哥，这个是刘时恒，这个呀，有点面熟吧？就是这间破房子当家的，叫吴江宏。”

“你们看，”吴江宏半恼火，半开玩笑地指着李桂芝：“我能不瘦吗？桂芝这样对我，你们还老叫我让点，再让她就要上天了。”

李桂芝双手朝浑圆的腰际一插，雷德从门边走过来，带着一脸的笑：“小吴混蛋，饶他一次，介绍你这位朋友呀，怎么让人家干站着。请问贵姓？”

“贵姓？”宋小纯还不习惯这种应酬，愣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那张高高的脸，觉得那张脸的笑容，好真实，好亲切：“我叫宋小纯。”

“你是不是从台北来的？我家也住在台北，可能我们还是一条街呢，你在台北哪里？”

“——”走的时候，连阿丁都没告诉，怕的就是被妈妈找到线索，这个高高的大男人也住台北，搞不好真跟他一条街，那什么都完了，宋小纯紧张地在李桂芝背后碰了碰说：“我是来高雄玩的，顺便来看李桂芝。”

“别调查户口好不好？雷大哥。”李桂芝也有点慌了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我以为你也住台北，所以有好奇感。”洁白透红的脸颊，眼睛好大，亮闪闪的。带一点褐黄的黑色头发，似乎比别的女孩来得稀薄些，再加上打成赫本式，更显得头发的短与少，整张脸和未脱学校气质的神态，这小女孩给自己一种完全纯洁的稚气，跟李桂芝比起来，她要小得多了：“你们是同班同学？”

“高一一开始就同班。”宋小纯偷瞄雷德一下。

“我们两个一直坐在一起，从高一到高二都坐后面的两个位子，那两张桌子呀，才绝呢，全都被我们刻满了作弊用的暗号。”谈起那段日子，李桂芝就好厌恶，如今自己挺个大肚子，同样十八岁，宋小纯要年轻得多，自己简直不能比了：“差点就忘了，小吴，现在一共三个客人，这顿饭你快去变吧。”

“这样吧，小吴也难变，我请客，到外面吃，算是为你的朋友接风。”小吴的脸色和李桂芝的口气，雷德察觉到这个小女孩给这对年轻夫妇带来负担，看了一眼奶黄色皮箱，雷

德知道；到高雄玩顺便看看李桂芝并不是真正的理由：“我们怎么叫你？宋小姐，还是省掉俗气的礼貌，就也叫你宋小纯？或者你觉得更恰当的叫法？”

“我的同学和李桂芝叫我三毛。”这个人好潇洒，一点都不陌生，笑得很真，讲话那么有男人味，宋小纯再偷偷地瞄了一下，心，莫名其妙地跳，脸也没道理地热起来。

从饭店出来，刘时恒请看电影，电影结束，天开始黑了，雷德再把大家带进吃午餐的饭店。离家的第一天，就这样过了，回到李桂芝的木板房，昏黄的灯泡，把白天看电影、进饭店的热闹情绪整个都照掉了。李桂芝忙着替小吴在客厅并沙发，自己手足无措地愣在一旁，小吴笑着拿出武侠小说躺下去。

看着李桂芝把另一个枕头分给自己，宋小纯差不多要哭了出来，小吴的笑声充满了无可奈何，芝麻的动作又缺少了一股什么。

熄灯前，李桂芝问宋小纯要不要喝牛奶，她费劲地捺住要流出来的眼泪，挤出了“不要”两个字时，眼泪终于大颗大颗地流了出来，那个一辈子不原谅的妈妈，没有笑容的脸，大脑子里转着转着，转到最后，宋小纯自己都想不到，心底大声地叫着妈妈，第一次感觉到妈妈在自己心里占着重大的位置。

※

※

※

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从前在学校连上课都讲不完的话，现在居然一句也没有了。陪李桂芝从菜市场回到木板房，生硬得近乎碍手碍脚地帮着洗米洗菜，宋小纯算了算一早起

来到现在，所讲的话不超过十句。芝麻像个心事重重的妇人，等小吴出去，就拿出小吴从雷德那里拿到的钱，一张一张地数着。

“芝麻，等一下，我想出去。”

“出去干嘛。”头都没抬，李桂芝再数了一遍手上的钞票，对宋小纯的话根本没有注意。

“我去找工作，可是这里我又不熟，小吴刚才不是说中午不回来吃饭吗？那你陪我一起去找，而且我一个人还有点不敢出去。”

“怕什么吗？找工作又不是干嘛，等一下我带你去买份报纸，然后你照着报上职业栏去找，我把饭煮好等你回来吃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芝麻是怎么变的？以前什么地方都两个人一块，找工作这么大的事，居然——，宋小纯愣了半天，不知道点头还是摇头，只感觉到心里一阵一阵的孤独、凄凉，还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。

“三毛，别那样嘛，你不高兴是不是？只是挺个肚子好懒得动，太阳又那么大，不然我们两个就一起去。”宋小纯硬装得没什么表情，李桂芝相当熟悉地看出来，一块坐了两年，李桂芝明白自己无意的拒绝很严重地刺到了她的自尊了：

“也好，带伞出去，反正小吴中午不回来，我换双凉鞋，你要不要穿我另外那双白色的，你的腿白，穿白色的凉鞋很不错。”

“芝麻，——我自己去，反正找不到可以问人。”人整个冷了，嘴角露着笑，手以习惯地捉一捉脑袋顶稀薄的发梢说：“你还是在家好了，不然小吴回来怎么办？我自己会找一个钱很多的好工作，如果没有钱很多的，我就先找一个暂时性

的。”

“那——那，那你穿凉鞋去，把伞也带着，高雄的太阳比台北的厉害得多。”

“也好，我自己——我自己去拿。”

眼泪好不争气地爬着，芝麻把伞撑开交到自己手，太阳的确大，十一月底了，在台北应该是穿长袖制服的时候，但现在，太阳的光却强烈地映刺着噙满泪水的眼睛。

“宋小纯，你到哪里？”

抬起低垂的头，还没来得及擦掉眼泪，高高的一个男人，笑着站在面前，笔直的浅灰长裤，迈着两条好长的腿，露出白白的牙，带着疑问地笑着，笑得好亲切。宋小纯第一次恨自己没有随身带手帕的习惯，左手拖着伞，右手捏着衣角。

“去哪？哭了？怎么回事？”弯下腰来从宋小纯手里拿起拖地的伞，雷德掏出手帕，把宋小纯一脸的眼泪擦得干干净净：“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哭？”

“雷——”

“雷德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叫雷德。我只是叫起来非常怪，因为不习惯。”两只手交叉掐着，掐得好痛，宋小纯忍不住想要再哭，雷德像一个爸爸那样拍着自己的肩膀，宋小纯有股和刚才不同的眼泪冲动得要流出来。

“你去哪里？李桂芝怎么没陪你？”

“我去找工作，她——”为什么粗心到这地步，昨天还告诉人家是来高雄玩的，怎么又去找工作？天哪！宋小纯狠狠咬了一下嘴唇皮：“老实跟你讲，我是离家，先暂时住在李桂芝那里，找到工作我就搬走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宋小纯的眼睛睁得差不多有一个铜板大了。

“既然和李桂芝是同学，现在应该高三，高三面临联考，不可能有时间玩，再说现在不是放假的时候，所以我知道你不是来高雄玩的。”

“——那——那你昨天就知道我骗你了！”

“不叫骗，这是防卫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把新的眼泪擦干净，说说你要哪一种工作，我带你去找。然后把离家的原因告诉我。”

“你为什么带我找工作？我为什么告诉你离家的原因？”和一个只知道名字的男人去找工作？这多随便！瞄了瞄雷德，宋小纯告诉自己，宁可没工作，也不能跟他一起去。

“哈——，小女孩呀！你是看多了如何防止陌生男人的搭讪这类无聊的文章了，来，好好地看看，看看雷德是不是一副坏蛋相。”

抬头正正式式把两个眼睛放到雷德的脸上，这真的不是坏蛋型的脸。正派，正派顶透，就是老爱笑，不过自己是喜欢看笑容的，没有笑容的脸像妈妈，会把整个人都冰冷起来，没有笑容的脸，自己是受不了。

“你可以带我找到工作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不过先把离家的原因告诉我。”雷德又笑了。

“你怎么搞的么？不是说找好工作再把原因告诉你的吗？太赖皮了。”

“怎么算赖皮呢？只是颠倒了秩序而已。来，找个没太阳的地方，你快变成煤球了。”牵着宋小纯，花花的洋伞似乎没有了自己的影子，对宋小纯是毫无用处，收起布伞抖一抖，

雷德像拿一只毛掸子，朝肩膀一挂。

美术灯漂亮地把餐厅照得光光亮亮，离午饭还有一两个钟头，整个餐厅就只有雷德和宋小纯。宋小纯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麦管，第一次毫无隐瞒地面对一个男人坦白说这么多话。

“也就是说，你母亲打你耳光并不是你离家的唯一原因，只是启发你离开她的潜伏动机。”

“如果她不这样在那个男生面前伤我自尊，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走，虽然我对她的不满几乎可以说从懂事以来就产生了。”

“几岁的时候你父亲去世了？”

“三岁吧！也许更小，我妈一次都不谈。你不知道天下还有这样的妈妈。从小学开始，我就只听到她叫我用功，考完初中，她马上催我准备考高中，上了高中，一口气还没有喘完紧接着是大学考不上，叫我去跳淡水河，好像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似的。”

“现在就是流行这个，我那个时候虽然没你们现在这么样竞争，我妈妈也是左一句右一句地念着。”

“更绝的事情是，我居然不敢在我妈面前随便笑，坐也不敢放肆，吃饭一口一口慢慢的，放学晚了回来，如果觉得我说的理由可疑，第二天一定到学校问个清楚，好像要把我训练成古时候那种女孩才满意。偏偏哪，我的反叛性强，越逼我越反抗，在家里不敢做的事，到学校我一定做，所以，嘿！我常被记过。”

“你恨你妈妈吧？”

“恨？我没想到你这样问。嗯——，现在不恨，有时候

我希望自己变成孤儿最好。”

“好，我再问你，你爱你妈妈吗？”

“昨天晚上和芝麻睡，我偷哭，那时候我觉得我爱她，现在又好像——好像是淡了，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干嘛，这就是人不能了解自己的时候吧！”

“昨晚为什么哭？想你妈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不是——老实告诉你，我觉得我好像被伤害。”咬咬下嘴唇，宋小纯把话停下片刻。怎么回事，连尊严上的难堪都忍不住说出来，看看雷德方方的脸，信赖像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在喉管里怂恿着：“我觉得芝麻变了，我们从前好得不得了，可是现在很明显地不一样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，难道结了婚真的会没有友谊？我昨天哭就是因为她的态度，大概是我太敏感，不过找到工作我马上走，找不到工作我也不会在她家住太久，我有一千块。”

“你自己的？”

“我偷了妈妈的，偷了两千。”

“那么快就用掉一半？”

“没有，我给芝麻一半，她现在比我穷多了。”在这种窘迫的环境下，还有能力资助别人，被资助的又是自己暂时依赖的人，宋小纯好得意，得意什么？解除了些尊严上的损失。

“现在你好好听着，你爱你妈妈，你妈妈也爱你，但你们彼此没有适应对方，所以你们彼此不满，这种不满的来源就是所谓的代沟（流行在青年人的话，指年轻人与上一代之间的距离）问题了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“对，你当然知道。我再问你，你试着了解过你妈妈吗？”